

现代名著宝库

TREASURE-HOUSE OF
MODERN FAMOUS WORKS

鲁 迅 张恨水 等 / 著
茅 盾 徐志摩



延边人民出版社

现代名著宝库

第八辑

禹 裔 主编
齐豫生

延边人民出版社

第八辑书目：

香岛烟云.....	(3)
边陲线上.....	(113)
果园城记.....	(287)

第八辑目录

香 岛 烟 云

一	空中楼阁	(3)
二	半斤八两	(6)
三	风流种	(10)
四	香港之夜	(13)
五	耗子也有两只脚的	(15)
六	她今年 16 岁吗?	(20)
七	盖了指模是反悔不得的	(24)
八	我还会喊叫的	(26)
九	可怜,都是娘养的	(29)
十	她值 150 块港币	(33)
十一	你要活着	(36)
十二	我们只有两只手一双赤脚	(41)
十三	战争终于发生了	(45)
十四	动乱场面	(50)
十五	防空洞里的倾谈	(53)
十六	12 月 13 日	(57)
十七	领津贴也是一种职业啦	(61)
十八	歇斯底里的“皇冠”	(65)
十九	尸首的街市	(69)
二十	聪明是饿出来的	(73)
二十一	义勇军的故事	(77)
二十二	米·姨太太·乌龟的故事	(82)

二十三	战争使人发生爱情	(85)
二十四	尼赫鲁是谁?	(90)
二十五	香港完了,我也完了!	(95)
二十六	卖咸鱼的文化人	(99)
二十七	自由中国在我们的前面	(105)

边陲线上

边陲线上	(113)
------------	-------

果园城记

果园城	(287)
“鬼爷”	(296)
葛天民	(306)
桃红	(312)
贺文龙的文稿	(316)
颜料盒	(320)
傲骨	(325)
阿嚏	(331)
塔	(336)
期待	(342)
说书人	(349)
灯	(352)
邮差先生	(355)
狩猎	(357)

一吻.....	(361)
三个小人物.....	(369)
北门街的好汉.....	(385)

马 宁

马宁(1909年~) 马宁足迹遍于闽西、上海、皖南、华南和南洋的带有传奇色彩的人生,使他并不是“纯粹的”华南作家,但他创作的黄金时期出现在桂林、广州、香港和南洋,又使他具备许多华南作家的特征。原名黄振椿(后改震村),生于福建龙岩县赤水桥村原是长途挑夫、后为华侨店员的家庭。1926年就读于厦门集美师范部,因参加学潮被开除后,去汕头当学运宣传员。他从事文学的念头,是在这时萌动的。



1927年马宁去上海后,先后就读于上海大学、新华艺术大学和南国艺术学院,目睹了政局的翻云覆雨。自1929年2月在《乐群月刊》第一次用“马宁”笔名发表短篇《我的姘妇》以及其他短篇、话剧之后,他的创作热情异常充沛,陆续出版了长篇小说《处女地》和中篇小说《铁恋》、《灰恋》、《新恋》。1931年,马宁由上海去南洋,这期间曾担任马共中央宣传委员、马来亚普罗艺术联盟主席、马来亚反帝大同盟宣传部长,写有《芳娘》、《兄妹之爱》等七个剧本,主编《南洋文艺》,被誉为“南洋新兴戏剧运动的主将”和早期马华新文学的开拓者。抗战期间辗转于桂林、南洋、香港等地,迎来了创作的收获季节,《南洋风雨》、《香岛烟云》、《扬子江摇篮曲》等几部力作相继问世,使他在中文坛的声誉鹊起,1946年在广州创作《将军向后转》又引起强烈反响,之后旅居香港和东南亚一些地方。解放后,回福建,但受到某些心术不正又实权在握的人物压制,成为海外人士所说的“被冷冻的作家”。近年来,他的冤屈得以澄清,并致力于长篇五部曲《红白世家》的创作,第一部《香港小姐奇婚记》已问世。马宁曾任福建省文联主席。

香 岛 烟 云

一 空中楼阁

黄色的出租汽车响了一回喇叭，就往西直驶去了。这里已经不是新加坡的丹絨巴葛码头，而是香港的干诺道。坐在车里的乘客，一个是穿着黑缎长衫的高大胖子，一个是穿着浅灰色哗叽西装的矮小胖子。那个高大胖子，身長 6 尺 2 寸，体重 280 磅，剃光的头上长着稀疏的白发，看来已经是 60 以上的年纪了。他的脸因为脂肪过多而下垂着，紧紧地压着那个短细的下巴，脸面上有不少的黑白斑点，鼻头高挺而肥厚，兔唇，鼠眼，长着黝黑多毛的粗掌和笨重的腿脚，宽大的胸膛下面是一个臃肿的巨腹。坐在他旁边的矮小胖子这时正在亲热地注视着那高大胖子。他的模样简直和高大胖子一样，只要减去 1 尺 2 寸的高度，再减去 50 磅左右的重量，加上几根灰黑的头发，一个比较年轻的脸孔和比较好看的眼睛就得了。

矮小胖子注视了那高大胖子一会儿之后，便用愉快的口气叫道：“哥哥！你好象还是没有变，你看我变得多吗？”

“不！不！”那高大胖子说话时，下垂的脸肌就摆动起来。“我苍老多了！你的样子和 8 年前还是差不多，记得我那次从厦门送你上船去新加坡时，你不过是一个小店主，听说这次的欧洲大战已经帮你把经济恐慌时代的损失都捞回来了？你现在是一位大老板了，是吗？”

弟弟突然听到哥哥关心起了自己的财运，不禁起了一阵寒栗。哥哥还像从前那样，老是用那鼠眼奸猾地直瞪着人；紧绷着的嘴唇，不知隐藏着多少秘密。他想起这位一向在国内鬼混的哥哥，无所不敢、

无所不为的哥哥，自从在厦门勾结日本商人印伪钞，事发入狱，由他花了数万元赎释以后，仍然不改前非，总是自己一个人到处鬼混，近年来又跑到香港开起香港公寓来，身边有了姨太太，就不管自家的妻子儿女们的衣食和教养，借口国内不太平，把他们都送到新加坡去投靠了弟弟。现在，在弟弟的面前不仅不问起妻子儿女，却一心想着弟弟的财产。想到这里，他心里实在觉得不愉快，便冷冷地答道：

“钱是赚了些，可钱是不会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辛苦地积存起来的。你看我比你小 10 岁，可不也是白发满头了吗？”

“不，弟弟！我并不是说你这个……我是说，你如今也算是个资本家，这次来香港也可以干个投机事业了！”

“投机事业？你说的是……”

哥哥愉快地微笑着，瞟眼注视着窗外，他那胖大的脸面映在玻璃窗上，有如摆在香案桌上的一只猪头。他把一只巨掌拍在弟弟的肩膀上，说道：

“弟弟！香港是一个天堂。只要有钱，就是什么坏事也可以公开做出来，只要你不在英国人的头上动土，就没有谁来管你！”

弟弟迎着车头吹进来的 10 月凉风，解开了纽扣，伸伸懒腰，吐了一口气，懒洋洋地答道：

“哥哥！你真是老当益壮，怎么还天天只是想发财？”

哥哥把头凑上去，笑道：

“弟弟！你真是一位老实的华侨！你要知道，在香港有多少事情好做。譬如说，国币的买卖吧，只要我们敢买敢卖，就可以兴风作浪，发他几百几十万！再不然，贩运东洋货，换个标准国货的牌子运入内地去，利市何止 10 倍！”

弟弟避开了哥哥的视线，朝车窗外看。这时汽车正从先施永安公司门前驶过，接着映入眼帘的是那专做国币买卖的小兑换庄，五花八门的洋货和各式各样的国币就像雨弹似地直射入他的眼里。他紧闭起双眼，往后一靠，答道：

“发财有什么趣？我在南洋几十年，哪天不是在想发财？现在钱虽然有了，但是精神上并不愉快。这次我是特地避开了妻子儿女来香港解闷的！我是特地来香港花钱的！”他加强口气叫道：“你听清楚吗？我是特地来香港花钱的！来寻找快乐和刺激的！我现在不乐他一乐，眼看就要进棺材了！钱是不能给我带进棺材里去用的！”

哥哥吃惊地抓着头皮，半晌说不出话来。对于弟弟，他是了解得太少了，他和弟弟虽是同父母生，可是一个一向是在国内鬼混，三教九流，工农商兵都干过；一个是年少南渡，从伙计做到大老板。哥哥所能知道的只是弟弟有钱，弟弟代理的德国颜料存货已经是利市数十倍，弟弟经营的澳洲面粉也是涨风直上。战争帮助了弟弟，弟弟是应该快乐的！不错！弟弟是应该乐他一乐的！于是他便眉飞色舞起来，用肩头挤着弟弟，叫道：

“不错！弟弟，我记起来了，你也是喜欢玩女人的，而香港就是女人多的世界。什么货色都有，哈哈！”

“哈哈！”

上海的士在干诺道西的一家店铺门前慢慢地停下来，也学着他们的口气叫道：

“哈……哈……”

他兄弟俩刚步下车来，弟弟开发车钱的手还没有抽回来，即刻就有一群褴褛的饥饿的难民奔上来，贪婪地看着那些车资落到车夫手上去，一齐伸出瘦黑的手，叫道：

“发财的老爷，救救命吧！”

弟弟打算找零钱来给难民们，可是被他哥哥肥厚的巨掌阻止了。哥哥指着那最高的一层，叫道：

“弟弟，那最高的第四层楼就是我开的香港公寓！”他瞥了那些难民一眼，便急步走开去。

“走吧，香港的难民比六月天的苍蝇还多；你一个人是救济不了的！”

弟弟急忙地跟着哥哥走开，抬起头来看着那第四层楼。即刻就有一个明显的标记引起他的注意。只见那阳台栏杆边上横挂着一块招牌“香港公寓”，下注：“代理各港船票，招待某属同乡。”旁边的水门汀柱上写着一副对联，上款是：空中楼阁；下款是：世外桃源。

他们兄弟就在一群黑手的追逐下，踏上了那直上第四层楼的黑暗的阶梯。

兄弟两人一走上第四层楼的边门时，都喘得像伤风似地咳嗽起来。

“哥哥，你这公寓设得太高了，简直就像登天呵！”

“不错，弟弟，”哥哥抓着弟弟的手，“我的公寓是名副其实的空中楼阁，世外桃源。我不逢着大事情是不肯轻易离开的。进来吧！”

他们走了进去。第一个迎上来的是一位打扮得摩登的女人，穿着一件玄色的短旗袍，花头的布鞋子，满脸雀斑，满身香水，粉搽不匀，圆蛋脸尖梢眼。她翻起眼，撒娇似地叫道：

“唉呀！我的脚都站软了！好容易等到了，啊啊，叔叔！你们兄弟俩真像是从一个模子里出来的菩萨啦！”

这位女人，公寓里的人都叫她“香港姨太”，她是哥哥倪公羽的三姨太，她这样地叫着叫着，弟弟倪华章也就不待他哥哥介绍就猜出她是谁了，便低声“哦，哦”地应着。

二 半斤八两

“这位就是我们的同乡，鼎鼎大名的国际问题专家张灰先生，他住在公寓的第三进。他每月领津贴编杂志，编的是《世界与祖国》半月刊，这是专门给海外华侨看的宣传品。你看过吧？”

倪公羽这样介绍着，用意显然是要借此奚落张灰一顿，因为他预料他弟弟不一定看过这杂志的。而被介绍的张灰先生，是一个不很胖的小白脸，头发搽得亮油油，他双手插腰，行了两次 80 度的鞠躬礼，

自己介绍道：

“小弟无才！《世界与祖国》不知道在华侨里有些什么影响，希望你批评批评！”

吕庆云——香港公寓里的财神，是一个黄脸孔小身材的中年人，他穿着比张灰更上眼的西装，这时觉得说话的机会到了，便替张灰说下去：

“张灰先生是留日的名家，他刚才和我们谈论来栖使美与太平洋战争问题，他以为这是日本为了要实行北进讨好英美，太平洋战争不致发生……他最出名的理论是苏联是法西斯的国家所要进攻对象中最弱的一环，预料苏联必败！不过《世界与祖国》虽是领津贴出版的，可是百物昂贵，开销很大，幸得，幸得……”

张灰给吕庆云一个眼色，要求他勿往下说去，吕庆云也就适可而止，倪华章既未曾翻过《世界与祖国》杂志，自然不便批评，便乘机朝着吕庆云问道：

“我们像在新加坡见过一面吧！”

张灰不待吕庆云自己说出口，便争着代他答道：

“你们从前见过面的吧？不错，他从前在荷属东印度，后来在马来亚，现在在这公寓的二进开设公记栈，专门运销南洋土产和沪港洋货；上个月美金大涨，国币下跌，他做上海的国币黑市买卖，一次就捞进 280 万元，真是商场健将，理财名手！同乡之间，难得的奇才！”

“都是奇才！都是奇才！”

倪公羽像好意又像讽刺地插嘴道。

“真是奇才！奇才！”

倪华章也带着笑意叫起来。

这下，才有香港姨太说话的机会，她指着“阿片仙”叫道：

“还不倒茶！”

这才引起大家的注意，原来公寓里的差役“阿片仙”老四和“腐尸汁”阿六，在倪华章他们进入客厅以后，就一直给遗忘在西装革履群

之外，既无插足之地，也无说话的机会，无聊地带着鄙视的眼光站在那客厅与阳台中间的玻璃屏风边。“腐尸汁”阿六捷足先登，比“阿片仙”快一步倒了一杯茶，便朝倪华章送上去，“阿片仙”就倒了第二杯茶给老板倪公羽送上去。吕庆云乘机说今天新加坡船到，又有 3000 包仰光米运来，要出去走一趟，就告辞了。张灰便同香港姨太闲谈起来，并且答应替她再买几包头痛散，因为她的头痛说不定又要发作了……

倪公羽喝了半杯茶就把杯子交还给“阿片仙”，然后就躺到他那闲时不离身的“贵妃床”上，对他弟弟介绍起“阿片仙”和“腐尸汁”来：

“这位是‘阿片仙’，没有阿片过不得日子！客人的袜子也偷，银包更是不客气！上次给我赶出去，这次又找上门来，死也不肯去了。你有钱还是放在我的铁柜里妥当……”

“阿片仙”急得几乎把杯子掉落在地上，一边放回杯子一边解释道：

“我是发誓不抽阿片了。这东西害我弄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偷，这是更不愿意干了！要是再敢抽阿片就是王八——就是鬼养的！要是再偷东西，我就——”他指着外面的海，“往那里一跳，再也不敢见人了。我的原名是‘老四’，‘阿片仙’是老板起的号！”

“腐尸汁”阿六以为倪老板对他会嘴下留情，没料到倪老板说出了他的秘密：

“这位是‘腐尸汁’，臭得比死人汁还臭！过去也是阿片一斤，米一两过日子的，现在好像改掉了！但是纸烟不离口，只恨他的爷不是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大老板。晚上玩到半夜三更才回来，早上睡到日出三丈还不动！但他对待客人倒有一手本事，所以还是留他在这里混下去。”

阿六让老板介绍完毕，就恭敬地从倪华章手里接过杯子，双手捧着杯子，自己认了是非，答道：

“报告！”他还沿用着他过去当兵时的规矩，说到“报告”时便伸直

了腿，“报告小老板，小的自知无用，但希望慢慢学做一个好人，俗话说：浪子回头是岸！我的原名是吴必胜，人家多叫我阿六，‘腐尸汁’是老板以前替我起的号，现在大家都叫惯了，这，这实在也不关事！只要——真金不怕火，叫什么都没有关系！”

这两位差役引起了倪华章异常的观感，他觉得哥哥这样地介绍甚有趣味，这比在新加坡看“大世界”的文明戏还有意思。他觉得阿六那瘦瘦的高身材并不讨人厌，那立正请示的样子显出他是个有经验的人物，说不定心怀大志，他日要出人头地。而老四的小而瘦的样子，也引起他的同情，他因为戒烟，“营养不足”，双腿浮肿起来，这首先引起他的怜悯。他从衣袋里掏出两张5元港币，分给他们两人，一边说：

“随你们做什么用，就是去大抽一回阿片烟也可以！往后要好好做事！”

老板倪公羽双手往空间一抓，从“贵妃床”上跃起来，叫道：

“不错，不错，小老板赏你们的风，你们也要给小老板接风，你们说是不是？”

阿六和老四眼对眼瞪了一下，他们手里的5元港币像突然升起翅膀要飞起来似的，急得答不出话来，倪公羽也看清楚他们的狼狈，反而觉得高兴，便接下去说：

“不错，不错，你们一定要接小老板的风，那么，你们每人出3块好了，留下两块零用，不够的，我把你们11月份的工资先凑出来，等下阿凤买菜回来，再叫她去办菜来家里煮，上馆子不上算，真的不上算。好吧，就这样办吧！”

倪华章讨厌地低下头来。这个安排给他一个不愉快的回忆：“哥哥还是刻薄如昔！”他的哥哥不接他的风也罢，怎好叫差役破费呢？他插嘴道：

“哥哥，算了吧，我在‘答厘’里吃得满舒服，就不用接风吧！”

“什么话！什么话！你赏他们的风，难道他们就不必接风，俗话说‘礼尚往来’，好吧，腐尸汁，阿片仙，今天小老板赏你们的钱都拿去好

了！接风的菜我先来代办，从你们以后的工资扣回就是了。这就行了，这就对了。”

倪华章再要提出意见来，而阿六和老四却已懊丧地点头同意。倪公羽哈哈一声，表示十分满意，一个倒葱，就躺倒在“贵妃床”，肚子挺得高高的。突然，不知从哪里钻出了一只肥大得像一堆黑炭似的大黑猫，叫了一声，翘起尾巴，往倪公羽的大肚皮上一跳，倪公羽就翻身跃起，抱着黑猫，向弟弟介绍道：

“弟弟，你看我这只宝贝，它黑得就像炭，晚上抱着他睡觉当得一炉火！我不在家，它就到隔壁屋里找它的姘夫大花猫去，我一回来，它就不离开我了！”

早已退坐在柜台后面的香港姨太这时便飞奔出来，朝着倪华章嗔笑道：

“叔叔，我还没有介绍哩，这只‘黑猫’是你哥哥的‘四姨’哩！人家都这样说的！它每天要吃两条鱼，耗子走过它的前面，它就闭起眼来装着看不见，耗子从它身后走过去，它就回过头看一看。它现在一天一天地胖了，就是有时去找隔壁的大花猫！可是……可是也不……也不传种了！它现在只是长胖哩，香港的鱼就是给它吃贵的！”

倪公羽哈哈大笑道：

“我还没有介绍哩”，他学着香港姨太的声音，“她就是恨不得摇身一变，也变一只黑猫哩！香港的醋就是给她吃贵的！”

香港姨太不管三七二十一，当着倪华章的面，撒娇地挤倒了倪公羽，两个人就在“贵妃床”上耍起来，她拧着他那像猪头似的脸……黑猫举起一只脚，插嘴道：

“妙——妙！”

三 风流种

香港公寓自倪华章到来以后就热闹起来。张灰太太尹萃去诊过

病回到公寓，虽然第三期的肺癆使她的呼吸感到困难，然而她还是很高兴地会见了倪华章，并以大学经济系毕业的资格劝倪华章收买白报纸。这不只是为张灰的《世界与祖国》打算，实在也是因为每期的纸张虽然相同，而纸价却是日上，由此证明，收买白报纸一定有财可发。为了充实她的意见，她还拿出逐期的出版费给他看，证明纸张一项的市价涨风之盛。可是倪华章对于她的盛意只是表示感谢，并没有说出肯定的意见，也没有说这次来香港所为何事。不过他看着张太太青白的脸，青筋显露的手，矮小无力的身体，边谈边咳的样子，就劝她不要去管白报纸涨价的事，顶好是不管一切，多多睡觉为是，因为他听人家说过休息是可以减轻肺癆的。这就不欢而散，原来张太太尹萃虽然年近 30，却很爱风流，香港的化妆品比她在重庆时购用的价格便宜得多了，所以发誓不回内地去。既爱漂亮，就自然最怕人家说到她有什么病，尤其害怕人家说她有肺癆。倪华章已经说出她的秘密，她就着实不高兴，然而却又不敢在外表上显露出来，两人有时见面还是你好我好的。

公寓里的厨妇阿凤，这位 40 岁左右的半老徐娘，却有一副慈悲心肠，她是顺德沦陷后，跟人家流浪到香港来的。老板倪公羽有时入厨房去“指导烹调”顺便拧拧她的腰肢，她既不表示同意也不表示愤怒，听命由天，她就是这样的一位厨妇，长得还好，只是嘴巴下角左边有一粒黑痣，还有那双 36 岁死掉丈夫之后才放的小脚，使她走起路来有些摇摆。那天，她从“巴杀”里买了菜回来，知道倪老板的弟弟来了，便跑到客厅里，不待倪老板介绍便拱手给倪华章祝福，倪华章也照例赏她 5 块钱港钞。而倪老板也照例扣她的工资参加接风，她只得答应了。那天晚上倪公羽同弟弟闲谈起他的公寓来：

“弟弟！我们这个公寓本来是专门招待来往南洋的乡亲的，可是近来到处传说太平洋战争快要爆发了，乡亲就多不归国也不出国了，生意便一天一天地暗淡起来。没有办法，就把第二进租给吕庆云开公记栈，第三进租给张灰做编辑部。都是同乡，一个资本家，一个书呆